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显著特色*

易 竹 贤

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毕生致力于理论著述和工人运动,创建了极其彻底而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革命导师;又不同于列宁斯大林那样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辉煌成功的伟大无产阶级领袖;也不同于毛泽东那样既擅理论、文学,又精通政治、军事,以雄才大略领导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鲁迅是以文学为职业,毕生探索人的心灵,并主要立足于思想文化战线,为中华民族与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思想家。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既是充分“中国化”了的,又是充分“鲁迅化”了的,是一位有独创性,有自己显著特色的思想家。

首先,鲁迅是执着现实的战斗的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鲁迅是在批判旧世界的斗争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用文学为改造人,改造现实而战斗的征途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南针,指导观察、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形成并且宣传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见解。他的一生是执着现实的战斗的一生。他的思想也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斗争之中,闪耀着批判的战斗的光彩。因而,执着现实战斗,便成为他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首要的特点。

鲁迅战斗的阵地,主要在思想文化界。文学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武器。他是用文学为武器向整个旧世界进攻的战士。战斗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也很广。如对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所豢养的汉奸走狗的斗争;对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其中又包括揭露和抨击他们对内的残暴专制与法西斯黑暗统治、对外卖国投降及文化上的愚民统治等);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对于吃人的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攻击与批判;对资产阶级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其他帮闲文人及民族主义流尸文学的批判;对托派、叛徒及变节者的斗争;对革命阵营内部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对群众中存在的愚昧、自私、迷信、落后等弱点及传统习惯势力的解剖与批评……他的文集,简直可以说是清末以来近代中国的一部斗争风云录和百科全书。

斗争内容的广泛和丰富,便决定了鲁迅的思想也非常广泛而丰富。他在如此广阔的现实斗争中,学习运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思想理论上,除了很少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外,几乎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哲学方面,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及根据这种认识论来研究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论,有运用纯熟自如的唯物辩证法,有渗透于中国现实与历史土壤中的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等;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斗争的精湛见解,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及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解,有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等等。除此

* 本文是《鲁迅思想研究》一书中关于鲁迅后期思想的一节。该书最近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外，鲁迅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专门分析、研究文化现象，特别是对文学艺术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为批判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现实斗争中学习、形成的，而又通过他的作品，在现实斗争中发挥其战斗作用。他说，他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掷向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投枪”；他写作杂文，常是“对于时局的愤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写小说，则是要毁坏封建统治的“铁屋子”，唤醒那沉睡的人们，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为革命呐喊助威的。他的散文和诗歌，以及大量的书信，也无不热烈地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攻击着所非和所憎，都“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毫无疑问，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强大的战斗作用，“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①所以，毛泽东同志评价说：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

这无疑是对鲁迅的十分正确的评价，不仅被鲁迅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和光辉业绩所证明，而且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

其次，鲁迅是富于求实精神而又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

中国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甚至以为“耳听是虚”，只相信眼见才是真，往往陷入狭隘的经验论，但绝无空谈的恶习。鲁迅从农民那里继承了可贵的求实精神，并且前后期一以贯之，始终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空谈。而他前期却也存在某些狭隘经验论的局限，以至曾经陷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境地。只有到了后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烛照下，才真正善于实事求是，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鲁迅一方面重视实践，同时也看重读书，重视理论，强调两者的结合。在《读书杂谈》的讲演中，他曾经赞成英人萧伯纳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优劣论的合理部分，要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指出，“实地经验”总比看书、听传闻、空想确凿。并举例说，自己到广东后吃过新鲜荔枝，才知道先前的种种猜想都不对，如果不到广东来亲口吃一回，就永远不会知道新鲜荔枝的味道，以此证明“实地经验”确实是重要的，第一位的。但是，鲁迅又认为萧伯纳的立论也有些偏激，正确指出了他只强调观察（实地经验）而否定思索和读书（间接经验和理论及思维活动）的片面性。鲁迅既反对那种只强调读书的“书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也批评了只强调实地经验而否定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正确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经验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便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法。

鲁迅自己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在斗争实践中探索、读书，又在实践中比较验证的长过程。他不象有些同志那样，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读了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就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大谈马列主义。鲁迅不是这样轻易相信的。他在留日时期就可能接触过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便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终因未经自己实践的检验，仍有些冷淡并且怀疑。到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间，他逐步购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已经相当多，相当广泛；经过长期斗争实践的探索验证，他思想上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了一些，但他仍不贸然大谈社会主义。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在给别人的通信中仍说：“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

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③直到经历了一九二七年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血的事实验证，鲁迅才坚定地相信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长期探索、比较、验证的过程，由不断的怀疑，又经过事实验证不断打消怀疑，到最后坚信的过程，本身便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就是因为经过长期实践的比较验证，“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④；他的相信史的唯物论是“极直捷爽快的”，也是因为实践检验的结果，“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⑤；他的“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也是因为列宁斯大林缔造和领导的“苏联的存在和成功”这样铁的事实。^⑥总之，鲁迅是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经过长期实践的验证，任何别的主义都无济于事，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鲁迅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他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从“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挤”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三四年间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直到逝世前不久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拘泥于字句条文，而是要切实“深通”，掌握其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用来指导分析和解答革命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的文章很少搬引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字，但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又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丝毫教条气。他后期的战斗，那样出神入化，所向披靡，以他为主将的反文化“围剿”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都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的巨大威力。

鲁迅后期，正逢“左”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国革命的年代，文化战线也深受其错误的影响。鲁迅对此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他正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要害，是搬洋教条，理论脱离实际——

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⑦

为了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鲁迅一再强调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⑧“左”是右的影子，都是以理论与实际相分离为特征的。因此，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和实际社会斗争接触，那么，无论怎样的“左”、激烈，也都容易变成“右翼”。鲁迅的这些分析和教导，概括了许多实际经验，至今对于革命者仍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三，鲁迅是善于把深刻的思想植根于丰富的知识，并表现于生动形式之中的思想家。

读过鲁迅著作的人，无不佩服他思想的深刻性。他常常用精警的语言，高度集中和概括地揭示出社会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其中许多含有深刻哲理的语言，已经成为革命人民普遍喜爱的格言。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乃是植根在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所构成的深厚沃富的土壤之中。他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学识的渊博和经验的丰富，不仅在同辈人中没有能匹敌的，某些方面至今犹为人们所难企及。鲁迅早期，掌握了丰富的并且在当时也堪称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弃医从文以后，一直到晚年，他也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关注。至于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不论是哲学、史学、文艺、教育、伦理、宗教等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他都有涉猎，并

下过扎实的工夫，不仅知识广博宏富，而且大都有精深的造诣。鲁迅生活的时代，一半在满清，一半在民国；他经历了旧的和新的两个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亲见过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重大事变，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团体、思潮，以及各个阶级、集团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阅历之深，生活斗争经验的广泛和丰富，也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⑨ 鲁迅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能够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出色地运用于实际，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那深刻的思想与哲理，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深植根在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所构成的土壤中，而绽放的璀灿耀目的思想之花。

学识和经验的沃土，不仅使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深厚，而且，他常能从这学识与经验的沃土中信手拈来，把深刻的思想融合在丰富的知识与生动的形式之中，使这沃土中绽放的思想之花具有道地的民族特色。他有时征引史事，巧妙地说明现实问题。如《文章与题目》一文，用明末统治者对清兵不抵抗，对内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史实，借古喻今，把蒋介石叫嚷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理论同蒋政权的反共卖国政策，把历史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就使说理深刻有力，并且丰厚而又生动。有时，鲁迅又借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情节，恰切地类比现实中的人事。如借《红楼梦》里焦大骂贾府，深刻揭示了新月社与蒋政权之间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而且喜笑怒骂，妙趣横生。^⑩ 有时鲁迅又拈来生活的经验，说明理论问题。如以“香汗”“臭汗”来驳斥超阶级的人性论；以吃新鲜荔枝说明实地经验的紧要；用苍蝇来斥骂那些讥笑糟蹋先烈们的奴才；用“打落水狗”说明必须彻底消灭敌人，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丰富生动的民族形式之中，寓寄着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极高的素养，使他最善于把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三者融为一炉，用杂文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厚实。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思想光芒，也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典型塑造的巨匠和一个天才的讽刺作家的艺术光芒”。^⑪ 鲁迅的杂文，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又是艺术的明珠。这里正显示着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鲜明特点，也是他的优点。

第四，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的伟大思想家。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鲁迅一贯严于自我解剖，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⑫ 他对于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从不讳掩，而是敢于正视，并毫无情面地加以解剖。他主张师法往日“布袋和尚”的办法，“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⑬ 这正是鲁迅之所以能不断克服弱点和缺点，促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鲁迅的这种自我解剖就更加自觉。比如，表现在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方面，鲁迅当然也是很爱自己的作品的，即使是对他的少年之作也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但是，他也从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不断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提出对自己的新的要求。世界观转变以后，他对自己前期的一些作品，曾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进行审查。他察觉到象《狂人日记》那样“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是“空空洞洞”的了。^⑭ 他曾经对文学青年批评自己的《野草》，说：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

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⑮

即使到后来，他成了深孚众望的“文化革命的伟人”，他也仍然“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仍然谦虚谨慎，对于自己永不满足。这可见鲁迅自我解剖精神的一个方面。

鲁迅的自我解剖，主要还是在思想世界观的改造方面。他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看待自己，从来不自满足，经常注意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积习”，“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等等。他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方面为着改造客观世界，“于社会上有些用处”，另一方面，就是为着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说：

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⑯

鲁迅如此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坚持不断革命，因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求得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所以，他在革命的征途上就能不断前进，永不停步；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就能不断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活力，永不停滞，永不僵化。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现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58页。

③ 《集外集·通信》。

④ 引自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

⑤ 《书信·致韦素园》（1928年7月22日）。

⑥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⑦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⑧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⑨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⑩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⑪ 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载1956年《人民文学》第七期。

⑫ 《坟·写在〈坟〉后面》。

⑬ 《书信·致孙伏园》（1923年6月12日）。

⑭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⑮ 《书信·致萧军》（1934年10月9日）。

⑯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